

红人堂·赵淑萍

小小说：母亲的汤圆

凌菲接到一个任务：采访20位教育界的知名人士，编撰一本书，存入教育博物馆。如果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，就采访其后人或者知情人士。其中一个，是她的母亲。

对于母亲，凌菲有点惘然。其实她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，记忆都是碎片式的。只有一个场景，异常清晰，就是大年三十，母亲和家人一起包汤圆。父亲和面，她和弟弟帮着做馅。然后，每人一碗油香四溢、清甜糯软的汤圆。

母亲是小学校长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母亲面容白皙，举止优雅，做起报告来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非常有感染力。但是，母亲一回家，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，非常疲惫，经常是在沙发上一坐，就打瞌睡。小时候，父亲包揽了所有的家务，晚上还辅导她和弟弟的作业。

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。父亲是南下干部，在北方老家并没有婚配，人很老实，一捱就捱成了大龄青年。听人说，那时，组织上把母亲找去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张云雅同志，你和老杨同志处对象吧。他可是个好人，为革命把终身大事耽误了。”母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没多久，他们就组成了家庭。

长大后的凌菲，总是感到母亲其实并不爱父亲。但是，一贯服从组织的她，终身大事也就这么被组织“包揽”了。

母亲在别人眼里是女强人，但在凌菲的眼里，母亲可是“低能”。而且，母亲总是容易轻信他人。有一次，几个远房亲戚来了，母亲居然拿出钱，说：“我们都忙，中午都不回家，你们自己买自己烧，照顾好自己。”结果，亲戚在家吃住多天，临走，还把当时很珍贵的自行车给骑走了，母亲也没说什么。母亲不会烧饭、做菜，只会做汤圆。

凌菲大学毕业，自己到报社应聘，做了教育线记者。母女俩各忙各的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。

有一件事，彻底使凌菲寒了心。

她分娩时难产，那时，她多么脆弱多么恐惧。她多么希望母亲来看她，给她一些安慰和力量。可是，电话打去，母亲没来。母亲的那所学校，和德国的一所学校结对，那些天接待德国友人，来不了。

后来，她脱离了危险。从此，她对母亲分外冷淡，平时都不怎么回家，回家也专门避开

母亲。

大年三十，难得一大家子聚一起。母亲照例包汤圆。弟弟帮着和面，父亲帮着一起做馅。唯独凌菲，冷冷地坐在一旁。汤圆下锅，浮起来后，一个个闪着白玉一样的光泽。母亲把一碗散发着桂花甜香的热腾腾的汤圆端过来，凌菲却说没胃口。丈夫在旁说：“妈特意包的，你就尝一两个吧。”她才勉强吃了。

“她是一个工作的机器，她永远爱的是她自己。她只在乎自己的光环和荣誉。”她在心里给母亲下了结论。

母亲退休了，给居民出黑板报，讲党课，还兼了好几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母亲有时候很想跟她说说话，但是，她总觉得生分、尴尬。

母亲渐渐衰老，圈子越来越小，节奏也慢了下来。衰老的母亲越来越离不开父亲，年轻时，难得同时出去，而暮年时，倒是形影不离。

谁也没想到，母亲竟然会走在父亲的前面。那时，母亲的病情已经不乐观了。她想正在外地支教的弟弟叫回来。“不要去叫了，工作要紧。把他的照片拿来给我看。”母亲说。看完照片，母亲又凝视着凌菲，目光中有歉疚、有留恋。那一刻，凌菲原谅了母亲。

凌菲开始去采访母亲生前的同事、好友。她没想到的是，同事们讲起母亲，如此动情。

一位老师回忆，特殊时期，老校长尽力保护着老师。有时候，上级指示下来，母亲觉得不对，据理力争甚至拒不执行。还有人说母亲的管理能力：“老校长多细致啊，有时偌大的校园，少了一朵花她都知道，不要说这学校的任何一个人。大家的喜怒哀乐，她都装在心上。”

一位跟母亲比较亲密的老师告诉她，当时母亲微笑着送别德国友人，回来后就在办公室里痛哭失声，说自己对不起女儿。“你妈裹汤圆还是我教会的呢。她说，她平时不做菜，还总是早出晚归，大年三十要裹汤圆给孩子们吃。”

她回家，告诉父亲自己采访得来的信息。半晌，父亲对她说：“你不太回来的那几年，你妈每个星期都包汤圆，包着包着就流眼泪。”

突然，凌菲想到了母亲渴盼的眼神和那碗散发着桂花甜香的汤圆。



推荐榜



归棹庐主

阿爷的传奇
——三河纪事之五



沈炜

在音乐的海洋里，
升腾宁波的浪花



龚国荣

太神奇了！
“佛光”里
惊现飞机



乐建中

宁波闲话：
四只袋皮和两只袋皮



配音：方芝萍 绘画：任山葳



郁妍捷

《奥本海默》：
“原子弹之父”的美国悲剧

红人堂·陈早挺

我的小东西： 公道杯和茶杯

公道杯

泡茶的茶器里，公道杯是经常会用到的。它的作用，隐含在它的名称里，就是公道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均匀茶汤的浓度。二是平衡茶水的多寡。

我有好几个公道杯，有玻璃做的，有以紫砂为材料的，但最喜欢的，是一个陶瓷公道杯。

我的这个公道杯，购置于一次茶博会。那次，当我逛到一个台湾人的摊位时，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公道杯。它由陶瓷烧制而成，造型简洁、别致，设计成船舱的模样，表面略显粗糙，仿佛附着一颗颗小沙粒，右边中间上沿的内侧有个小洞，外侧像鱼张开的嘴，这是出水的地方。



老板开价400元，讨价还价后，我花了300元成功地转变了它的产权。

因为喜欢，我经常会把玩一下，没想到有一次意外失手，摔成了好几块，内心懊恼不已。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，知道可以金缮修复，虽然修复价格高于原价几倍，但是，喜欢的东西无价，修复好的公道杯，不仅还原了本已破碎的原作，还增加几条金色的线条，使外表更为生动，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“残缺的美”。

破而复得的公道杯，像是人生的某种隐喻。

茶杯

很多爱茶之人，都钟情于茶杯，拥有不同材质、不同造型、不同大小、不同工艺的茶杯。对此，有个专有名词，叫“杯子控”。对“杯子控”们来说，茶杯，已不仅仅是一种盛茶水的容器，还代表了一种念想、一个故事、一份心情、一段思念……

这次要说的茶杯，是我向老梅“讨”来的。忘了具体时间，那天下午，我陪友人去宁波美术学院采访老梅。

茶桌上放了好几个吸人眼球的茶杯，这些杯子，都是老梅的手作。对于雕塑家的他来说，设计制作一个茶杯，应该是小儿科的事吧。

老梅泡茶，我们各自选一个中意的杯子喝茶。聊天的话题，时而散漫到海阔天空，时而回到采访的主题。茶水，是一条流淌的线索，也是话题的源泉，把那段时间浸泡得茶香四溢，开心开怀。

我喜欢上了手中的这个茶杯。它的小巧、古拙，它的斑驳色彩带来的沧桑，它的从杯底透出一丝光亮……握在手里，让人感到温暖、柔情和满足。

熟不拘礼，告别的时候，我向老梅讨要了这个茶杯。老梅爽快地满足了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过分的要求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